

柯蓝散文诗手稿集

忆

柯蓝



深圳市儿童公园编

贈
湛
江
師
範
圖
書
館

劉
女
翔
戊
午
年



柯蓝散文诗手稿集

忆

柯蓝
.....

深圳市儿童公园编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敬 爱 的 柯 老

1920 — 2006



柯蓝散文诗手稿集



前言

2005年5月28日首届柯蓝散文诗少儿朗诵大赛在深圳市儿童公园举行。柯老一大早来到了公园，迎着朝阳，他老人家神采奕奕、满面春风、谈笑风生，为活动做策划、当评委，和孩子们交谈、合影留念。

2006年12月17日，第二届柯蓝散文诗少儿朗诵大赛再次在深圳市儿童公园举行，这次柯老没有来，孩子们都在问柯蓝爷爷怎么没有来，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不能来了。面对单纯而可爱的孩子，我们无言以对。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可亲可敬的柯蓝爷爷确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会回来，回到我们身边。

那一天，当得知柯老离开我们的消息，大家都难以置信。那一刻，悲伤、沉痛、遗憾都难以表达我们对柯老的思念。想起和柯老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多么开心，多么的幸福，而如今，斯人已去，唯有泪千行最能表达我们对柯老的爱，对柯老的情和友谊。

柯老坎坷的一生造就了他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热爱生活、永不满足的性格，他那“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态度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积极面对生活。无论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柯老每次见到我们总是谆谆告诫大家要热爱生活、拥抱生活、感谢阳光、不断追求。就如他在散文诗中写到，“如果你不负今天，明天一定属于你”。86岁的老人，心总是像年轻人那样火热，思维总是像小燕子那样敏捷，每天总是不知



WAEZAN

忆

柯蓝……

疲倦去创作、去追求、去实现他的梦想。他总有年轻人一样的豪情，对未来始终充满着激情与信心，总是不时告诫年轻一代，对生活要有目标，不怕吃苦，永争第一和敢于创新。柯蓝散文诗少儿朗诵大赛、《仙湖韵》——柯蓝散文诗艺术摄影一书出版，2003年在香港“灯箱散文诗艺术摄影展”……，按柯老的话说：“这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80多岁的人，用短短一个多星期时间为上百幅摄影作品配上散文诗是前无古人的一种创新、一种创举。”

柯老走了，大家是伤心的，我们都非常怀念他，但柯老又是幸福的，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爱着他、惦记着他。柯老执着追求五十多年的散文诗，打下的散文诗基础，播撒的散文诗种子如今已在祖国大地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柯老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他那阳光般的笑容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2007年3月7日下午

忘年之交忆柯老

胡经之

人从大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归大自然中去。这是自然规律，我辈亦应坦然面对。

但在今年，我的熟人中寂然而逝的接连不断，禁不住悲从中来，黯然神伤。这一年中，我母校北大中文系就接连痛失了七位教授。有三位是我的老师：九十七高龄的林庚、八十多岁的冯钟芸（任继愈夫人）、林焱。还有三位是我的同辈：褚斌杰（文学史家）、汪景寿（曲艺学家）、徐通锵（语言学家）。甚至我们的下辈亦已有人开始夭折，像孟二冬博士未过五十就已英年早逝，他的导师袁行霈乃我同辈，还低我一班。数天前，友人又传来耗信：柯蓝老人也过世了。

柯老之去世，实出我意外。近十年间，他在深圳的文学活动颇多。在相互交往中，我和蒋开儒都感到他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对文学事业真称得上乐此不疲，我们真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相信他能活到百岁。就在今春，仙湖植物园为柯蓝散文诗碑林长廊揭幕，全国散文诗作家云集，柯老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国庆之后，我还收到了他寄来的新著《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他亲笔在扉页为我写下了“谢谢你的多次支持”。入冬之后，深圳即将举办第二届柯蓝散文诗少儿朗诵比赛，我们都在等着他的再次莅会。不料，就在赛前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

我久久不能平静，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这大半生，基本上是在书斋中过日子，接触的大多为学者、书生。虽然我年轻时就已涉足文艺评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不少文艺界人士相识，但真正能坦诚相见，无所不谈的却很难得。作家和学者，思维方式差别甚大，很难说得投机。我在北京卅多载，有点深交的也就端木蕻良、



YI KE ZHAN

忆

柯蓝……

浩然等几位北京作家。柯蓝当时在上海，后又回湖南老家，到七十年代后期，快到六十岁了，才从长沙到北京，当了《红旗》杂志社的文艺部主任，但不久就离休了，所以，我在北京时和他并不相识。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离开北大到了深圳，柯老在九十年代中期到深圳来常住，我们才相遇，却一见如故。他比我大13岁，但我们能坦诚相见，无所不谈，成了忘年交，由相识而相知，有了十年交情。

柯老早年就奔向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廿岁就开始了创作生涯。抗日时期所作的《洋铁桶的故事》，通俗易懂，誉满解放区。1948年，我15岁时正在故乡无锡梅村读初中，秘密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就读到了这本小说和赵树理的一些作品，内心就涌起了对“山那边好地方”的憧憬和向往。我和柯老谈起此事时，他总是谦称，这是他的“稚子之作”。在以后的六十年中，柯老创作了近四百万字的小说、散文、散文诗，1996年在深圳出版了《柯蓝文集》六大卷。去年他又送我一本1996年以后写的散文合集《岁月风情》，这是他的第八本也是最后一本散文集。说起他的创作道路这个话题，他的话就多了。从他的《深谷回声》如何改编成《黄土地》（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怎样编写《话说长江》等等，真有说不完的话。

柯老晚年的最大成就乃是向海内外倡导、创作、推广散文诗。1959年，柯老的第一本散文诗集《早霞短笛》出版，在国内发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后来他创建了中国散文诗学会，创办了《散文诗报》（周刊），主编《散文诗世界》杂志，1998年又在香港出版《中国散文诗》季刊，在全国不少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散文诗少儿朗诵比赛。散文诗的创作，正在向海内外华人中推进，蔚为风气，柯老的后半生努力，功不可没。

近数年，柯老除了推广散文诗创作外，还潜心于对散文诗做理论上的探索，总结自己的散文诗创作经验，想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

神财富。他希望我这个研究文艺美学的教书匠，也能帮他从美学上对散文诗作些阐释。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写下了《散文诗：美的创造》，被柯老收入他的最后一本著作，2006年刚出版的《中国散文诗创作概论》一书中。如今，这已成为我对他的一个美好的纪念。

因为我在北京时和周扬、张光年（光未然）、何其芳、王朝闻、严文井等相识，而这些人都是柯老在鲁艺学习时的老师，于是，这也成了我们交往中的一个话题。他不时谈起这些前辈在延安的往事，使我对这些文艺先辈的过去有了更具体的印象。

柯老和我几次谈起，他虽然进过鲁艺，但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对高等学府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圣之感。1978年，柯老的小儿子唐健行考中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日语，全家欢腾，这是柯老四代人中唯一的一位入最高学府的大学生。次年，柯老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北大参观，心中涌起一股热流，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回长沙后，柯老和夫人文秋一说，当机立断，坚决要求调入北京，和儿子分享这种读书的快乐。他对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虽不是北大入，但我儿子是北大人，我也算半个罢！我对北大心向往之。”

柯老对人诚挚，感情深沉。我自己有个笔名，叫吴蓝，因我喜爱蓝色，特别是海洋的蓝色。出于好奇，我问过柯老：为什么要叫柯蓝，柯蓝是他的本名还是笔名。他对我解释道，他本名叫唐一正，是他父亲请一位小学校长取的名，取用孟子的话“一君正而天下定”中的二字，寄希望于儿子将来能做个安邦定国的正人君子。1937年他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西安他遇到一位女护士，来自南洋华商家庭，两人一见钟情，在战火中相恋。但这位女护士不久被日军战机炸死，唐一正悲痛欲绝，坚决要求组织把自己的姓名改成柯蓝，这正是那位护士的姓名，他要以此来永远怀念她。从此，唐一正成了柯蓝，多么诚挚深沉的感情！

2006年12月24日夜

落叶无声

——悼忆柯蓝先生

顾焕金

“几天没去看柯老了，不知病情怎样？咱们去医院吧！”。吃完晚饭，我和妻准备去莲花山散步，妻边走边说了这样一句。我停住了脚步，侧头看了看不远处北大医院大楼。是啊，前两次去看住院的柯老，他病体羸弱但精神还好，还谈到病好后要做的一些事情，并告诉我们，不要总来看他，也不要把他住院的消息告诉朋友们，他要安静地休养一段。临别时还互相挥了挥拳头，以示鼓励和信心。妻的提示改变了我预先的方向，我们调头快步走向北大医院住院楼。

住院部12楼静悄悄的，只有护士在工作台内低头忙着。我们径直走向柯老的病房，屋里黑着灯，透过走廊的灯光向屋里看去，病床上已空空无人。莫非走错了病房？还是柯老回家休养？妻快步走向护士台：“请问，柯老？”，护士站了起来：“你问的是柯蓝柯老么？他今天早晨走了！”。我上前：“走了？是转院，还是”，看我满脸疑狐，小护士放慢了语速：“今早柯老去世了”。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让我和妻顿时惊呆无语。过了好一会儿，我俩才缓过神来，无声地离开了医院。一串长长的记忆象影子一样跟着我们缓缓而行。

知晓柯老，源于文学，走近柯老并成为朋友，也缘于文学。我和柯老，是在文学的天空下相识、相知的。

2003年1月，我第一次从冰雪皑皑的北方来到深圳，来到生机盎然的仙湖植物园，参加柯老组织的“中国（香港）散文诗创刊五周年仙湖植物园专题散文诗文颁奖仪式”。在那片青草地上，柯老和我们一起，仰头笑蓝天白云，俯首吟散文诗品，我们唱歌，他击节附应，我们饮酒，他举杯倡和，人们都没有把他看成是80多

岁的老人，而是把他当成这个欢乐队伍中曲高和众，德高望众的一员。从那一刻起，我和柯老成了忘年朋友，我敬仰他人生的文学追求，贡献与亲和的长者风范。在离开深圳的头一天晚上，柯老为我们设宴送行，席间，他伏在我肩上悄悄的说：“你那里要打造成中国散文诗的创作基地，你得好好发挥作用，我相信你！”。他的目光中透着一种期待和信任，我看着柯老的眼睛，使劲地点点头。

第一次无声的告别，凝固在那个没有寒意的冬天。

2005年7月，柯老率中国散文诗协会一行8人到科尔沁草原采风并指导工作。柯老一向低调，没有通知当地党委和政府。时任市文联主席的我从外地赶回通辽，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柯老的行踪，并着手安排柯老在通辽的活动日程。在市委王明义副书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闫鹏为柯老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柯老高兴地说：“科尔沁是我心中神圣的沃土，通辽人是我眼中最好的朋友，让我们为中国散文诗，为科尔沁散文诗事业祝福，祝她象草原上的草一样，春发生机，秋结硕果”。在第二天举行的科尔沁散文诗年会上，柯老即兴发表了演讲，那声音，那激情，象一团烈火点燃了每个人的创作之欲和追求之情。而后他接受记者采访，参观文化设施，俯身挥毫泼墨，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他却兴致勃勃，毫无一点倦意。让年轻人都感到吃惊。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他小声对我说：“有你在这儿，我放心，我还会再来”。我们在安检处挥手作别。

第二次无声的告别，定格在那个不很炎热的夏季。

2006年春节过后，我接到柯老通知，要我参加“柯蓝散文诗石刻长廊落成揭幕仪式”。当时我在深圳休假期满，正准备返程。柯老执意要我率通辽代表团参加。我为柯老的真情感动，向市里请了假。那天，柯老来接我，老人家神采飞扬，精气爽朗，在仙湖植物园盆景园内举行的柯蓝散文诗石刻长廊落成—揭幕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散文诗作家、编辑、记者及柯老的朋友上百人向柯老的文学成就及永世流芳的散文诗精品发出了由衷的礼赞。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位耄耋老人一生中最惬意，最得意，最满意的笑容，那是



他生命之花最灿烂的绽放，是人生之巅最耀眼的彩虹。那天晚上，人们围着柯老，大杯地喝酒，放声地歌唱，尽情地舞蹈，兴到极时，柯老也走下酒台，和我们一起唱，一起跳。一派“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羊城晚报》总编辑张宇航风趣地说“柯老不象80岁的人，而更象是一个18岁的人”。我和通辽的同事们离开深圳的时候，柯老又设宴为我们送行，他不胜酒力也举起酒杯：“来，举杯为科尔沁军团壮行，让中国散文诗因有你们的加盟而更加兴盛、繁荣”。

第三次无声的告别，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里。

回到通辽后，大家仍被柯老的不老激情所鼓舞，都在思索要为中国散文诗事业和敬重的柯老做点什么。开鲁县散文诗学会会长方刚一直担任开鲁县古榆园文化策划工作，非常熟悉古榆园的资源状况，他联想到南方在仙湖植物园建了柯老散文诗石刻长廊，何不在北方千年古榆园也建个柯蓝散文诗石刻碑廊，形成南北呼应，相得益彰。他的想法得到了古榆园学会会长袁凤仪的支持，立即规划布局，策划方案，部署操作。我从市文联的角度全力支持这一既弘扬中国散文精华，又为古榆园增加文化内涵的有识之举，并将这个信息通报给柯老。我记得，柯老当时很感慨，说又实现了他一心愿，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落成仪式。

2006年7月，开鲁县古榆园凤来仪书院柯蓝散文诗石刻碑廊落成。柯老一行陆续抵达开鲁。我因承担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总指挥的任务，又处于工作调动状态，没能陪同柯老前往开鲁。期间，我到深圳报到，行前，利用一个中午时间到开鲁看望柯老一行，听说我要去，已过了午饭时间柯老还是不让开餐，执意要等我。那天中午，大家高高兴兴，我为柯老在北方的散文诗石刻长廊的落成而庆贺，柯老为我到深圳工作而祝福，大家祝酒唱歌，其乐融融，甚至延迟了柯老的午休。

第四次告别的午餐，竟是我与柯老相交历程中的最后一次聚餐。